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出版者：晉綏日報社

第一四一七號　原名：抗戰日報

尋人啓事

徐希賢

（乳名二小）年三十二歲，五寨縣大劉家灣人，一九三七年參加三五八旅七一五團工作，後再無音訊，見報後希與家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請告知，不勝感謝，寄信五寨城裏豐記貨莊。

妻徐蔡氏

李富有

由西離石縣第二區白石墕南坡村人，現年二十四歲，一九四〇年參加決死四中隊，後到七一七團，再不知去向，見報希速給家中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乞請賜告，不勝感謝，來信請寄山西離石孟門鎮聯社收轉南坡村李安發。

父李安發

臨三區按行政村算工 各村平衡抗勤負担

（臨縣訊）三區實行按行政村統一算工的辦法後，各村抗勤負担基本上做到平衡，使買牲口的人也漸多了起來。去年區上就感到抗勤不統一、苦樂不均的現象很嚴重，但沒有找着調查解決。如水豐行政村一半村莊在大道，一半在山上，去冬算工，大道村五個月每人平均二十個工，山上村還不到三個工。群眾說：「咱們移到山上村子去。」王坪行政村喂牲口的人多，原喂牲口（驢、馬）一百二十頭，因負担重，要下驢差就在那裏派，驢工又不統一，結果喂牲口的人負担重，發生賣牲口的現象，到去年十二月份，已賣的剩下六十一頭了，使喂牲口的人生產受到影響。今年一月份起，決定今後人畜力按全行政村統一算工，臨時要，如長期抗勤，可在全區統籌。並訂了驢工制度：六十里一工，一驢頂一人，一騾頂二人，三月或五月結算一次，短下工的村子給長工的村子補工或出工錢。根據這個經驗，區上把各行政村都統一起來，做到各村負担平衡，喂牲口的人又逐漸往回買。王坪行政村的毛驢又增加到七十五頭了。

發現亂頂抗勤 現象已檢查糾正

村中派差別馬都很順利，但現又發現亂頂抗勤的不良現象，已檢查糾正。如康家灣村，地主郭作新，因他在外村有地，財產從沒有參加過勤，村中派人去替了一回，也頂了抗勤工。又因富農郭波的兒子，逃避參戰，躲到外村，派一人喚了兩回，也頂抗勤工。康家灣書記李彥林派民伕毛驢給他家送炭推磨，也頂抗勤。檢查出後已叫他們出工資糾正。（薛青）

五寨縣區幹部檢討

以表現積極為分果實標準 助長了幹部自私脫離群眾

（五寨訊）此間擴幹會，檢討到該區幹部以多分鬥爭果實，來鼓舞村幹部和積極份子的工作情緒。二區大村在鬥爭地主李安如後，分配果實時，區領導村工作的[illegible]同志在大會上宣佈：「李學開在鬥爭中跑得辛苦了，應該多分些果實」，於是以特等的資格分到了十五垧好地、一所院子、半條牛、一口豬、一袋糧食，一下子就富裕起來了；而最窮苦的馬在驕，是陝西的移民，因家中忙，有幾次鬥爭沒有參加，只分給他四五垧沙梁地，群眾背後私議：「那些人比咱們會說話，跑的快，還下成了新老財了」。一區崔月村在分配鬥爭果實的大會上，幹部不通過群眾，就提出分配果實的三個條件：一、積極鬥爭。二、對新政權有正確認識。三、參加民兵或農會的。於是全村十個民兵被劃為第一等，十五個農會會員劃為第二等，未參加農會與民兵的人劃為第三等。這樣幹部和積極份子便多分了果實。如高洪生和李寶如都一樣貧苦，因高洪生是民兵就分了三分之二條牛，而窮苦了一輩子的李寶則才分了二斗莜麥。由於放鬆對幹部和積極份子思想教育，片面的滿足其物質慾望的結果，助長了幹部和積極份子的自私思想，把發動鬥爭，看成發財致富的捷徑而脫離群眾。西關積極份子白黑厚見人就說：「當積極份子就是為了多分果實嘍！如不給多分果實，就不當積極份子了。」（爾武）

石樓莊堖去冬分配鬥爭果實

一個富農就分了四分之一 今春糾正也沒搞徹底

（石樓訊）一區莊堖自然村，去冬鬥爭地主劉毛狗，算出口糧六百一十元，折變了六頭牛、驢兩頭，油籽等物，但分配果實時，工作同志沒有經過群眾很好討論，並錯誤的採用了「誰有問題誰分，沒問題的不分」的辦法，結果貧苦農民吃了虧，富農王貴富分走了一百四十元，幾佔全部果實的四分之一。[illegible]全部果實中貧農也[illegible]大洋全部拿去，每戶分到三十元至五十元，而對鬥爭出力的，特別貧苦的農民或抗屬，參加鬥爭的從中分出的「公共支摩錢」中每戶分給了二元至十元不等，而沒參加鬥爭的很多沒有分到。牛和糧食，[illegible]參加鬥爭的貧苦群眾也沒分到。富農王貴喜本已有三條牛，又給分了一條大犍牛。全村共二十八戶，鬥出六條牛，和原有七條牛共十三條牛，可是至今仍有五六戶貧農缺牛。群眾對幹部的分法也不滿，[illegible]沒有發生問題，所以今年二月區幹部又去工作時，群眾便提出：「像咱這要鬥爭，富的越富，窮的還窮。」區幹部便召開了群眾會討論，於是大家對富農王貴喜說：「大家鬥出來，應該幫助大家解決困難。」王貴喜說：「這是很對的，我餘的一頭牛借給沒牛的去使吧！」對多分錢的中農大家說：「他們日子也不好，就讓拿去吧！」最後將偽留在農會的一二十塊錢一齊分給了六家貧苦農民。

劉舒（[illegible]）：該村不公和糾正果實分配不徹底的，應當按大家鬥爭，大家有份，統一分配，貧苦烈抗屬特別照顧貧苦農民的原則，重新分配，富農多分的必須退出，中農多分的部分也應當勸說他退出來。富農分了那樣多的果實，究竟退出了沒有，退出了多少，都沒說清楚，而只是把多餘的一頭牛借（？）給沒牛的使用。我們覺得這個問題值得重新研究。又該村鬥爭地主劉毛狗的果實中，沒有土地一類，如果是土地問題，還應繼續來解決，進行清算。

簡訊

駐清太南屯一帶之偽閻軍一九六團一排排長，於三月七日逃亡。逃來我區之該團四排士兵王徵賢說：該團四連一排排長，於三月二日押着八個士兵在路上，對大家說：「關上的人民，向咱們喊山，不投降了，今天咱們就上山找八路，願回家的就回家，願受洋罪的就回營去！」大家都跟着投奔我區。（[illegible]葆）

輝大戰鬥隊 擊斃蔣軍營長

（新華社臨縣三日電）洪趙高輝大民兵戰鬥隊又立奇功，擊斃蔣軍一個營營長以下五名，傷六名。三月二十六日蔣軍一個營分三路侵入洪趙三區胡馬村，約八名輝大戰鬥隊員，經我幾分鐘抵抗，即巧妙突圍至距該村一百米達的窑家溝，此時蔣軍營長正手持紅旗指揮猛衝，民兵隊即又從側面奇襲，一槍擊斃蔣軍營長，敵即呈潰亂之勢，戰鬥隊當趁勢追擊。（殼、與樹）

（蒲縣訊）三月十五日國頑伊備村四十餘人，到四關封搶掠，我某部趕往將敵擊退，斃敵排長一名、隊員一名，傷敵五名，活捉十二名，繳步槍十二枝，子彈六百餘發。（張繼明）

保衛土地！粉碎敵人進攻！ 二分區軍民緊張備戰

（本報訊）蔣胡軍竄犯延安，及偽軍的南犯臨北，激起解放區軍民無限憤怒。二分區即報機關，號召全分區軍民堅決地動員起來，為保衛土地，澈底粉碎敵人的進攻而努力，通令各縣組織地調自衛隊，發展民兵。五寨城關四千餘人已捲入備戰熱潮，各機關學校自衛軍已編制就緒，由各單位首長親任自衛軍隊長，每天一早除外出，學習戰鬥技術。後方留守部隊，更加緊練兵習武，從早到晚，練習刺殺之聲震徹原野。城關青年二十餘人已報名參加民兵，[illegible]擴編，現正由復員軍人常能居教練使用武器方法，東關並已組織兒童團，每天站崗放哨盤查行人。

東北目前軍事形勢 我軍已開始轉入主動

三個月中殲敵全部主力四分之一以上

（新華社東北三日電）本社記者頃評論目前東北軍事形勢稱：今年頭三個月，東北民主聯軍以殲滅蔣軍四個多師的兵力，打開了東北解放區軍民愛國自衛戰爭勝利的新局面，就是我軍已開始逐漸轉入主動，蔣軍則正走向被動。首先是自從[illegible]以來，北南西東四個戰場，同時以繼健全之態，主動展開了對蔣軍的勝利反擊。北滿我軍三次大踏步進出松花江南，獲得其塔木、城子街、焦山屯三次大捷；南滿則連續粉碎蔣軍三犯臨江後，收復輯安、金川、柳河、輝南、桓仁五縣城，使安東省三分之二地區掌握於人民手中；作為兩翼的東滿以及南滿蔣軍後方，亦獲得殲敵之大小戰果，配合了南北滿作戰。其次，是三個月中我軍共殲正規蔣軍一個師，八個整團，四十九個整營（營以下及保安團八千餘人在內），約佔其全部正規軍四分之一以上，相當於去年全年戰績（去年全年共殲正規軍一個整師、七個整團、四十個整營）。其中杜聿明之兩股——新一軍和新六軍，均受重創，其新一軍三個團已名折一個團，這是東北戰局變化的重要關鍵。」第三，是我軍幾次殲滅和攻擊，予蔣軍士氣最大打擊，如三下江南時，生俘蔣軍官兵即達其被殲全部的四分之三。最後，就是蔣軍兵力分散與不足，捉襟見肘，窘態畢露，抽南援北，北滿告急，抽北援南，南滿告急，然杜聿明的被動，却不是自今日始，早在去夏四平之戰以後，下了種因素，當其進佔四平以北上，兵力分散，我即在吉林以東輝南附近殲其兩個團，當時仍得以隱蔽一時，現在即暴露無遺。應當指出：東北蔣軍處於被動開始，杜聿明雖不久前從熱河調來十三軍及十三軍共五個師，但仍於事無補。儘管增兵東北，亦無可挽救其月前之危局。在關內，水陸門戶洞開。蔣介石已折損六十幾個旅（原師）之後，亦無可抽調之兵。東北軍民配合解放軍的勝利，在今後幾個月內，定予蔣軍以嚴重痛擊，杜聿明決無法逃脫其可恥的悲慘命運。

六分區「流江」部 協助某村群眾清算

（新華社臨門三日電）六分區「流江」部到某縣某村都做群眾工作，走訪該村有百餘戶人家。三月十五日群眾正準備向地主進行清算鬥爭，「流江」部當即掛駐該村，幹部們估計群眾隊伍多，就忙了，只招待部隊不好，下不了鬥爭，怕給群眾添麻煩，就不住下，可是部隊住下不僅沒有給群眾增加麻煩，而且還宣傳，同各位院農民說：你們好好清算吧，我們保護你們。戰士們並講述地主剝削農民如何的殘酷，和其他的村的農民與地主進行鬥爭的故事，因此一些有顧慮不敢起來鬥爭的農民，情緒大大提高。某農民鬥爭勝利後，戰士們自動幫助群眾扛擔架，部隊在該村住了十數日，[illegible]臨出發後，誰也願意幫助咱們做[illegible]。（[illegible]世乙）

興縣高家村 基本群眾開民主大會

犯嚴重錯誤的幹部受到處分也受到教育 全村群眾發動起來齊心向惡霸地主鬥爭

（本報訊）分局工作團在興縣高家村，經過十多天逐戶訪問，發現去年土地改革中，因為領導上有錯誤的思想觀點，沒有發動群眾自己動手取得土地，分配亦未重視貧、中農的無好地或缺地的要求，特別是某些村幹部，一貫的包庇富農，不關心貧苦群眾的疾苦，因之，土地改革很不澈底，地主階級沒有澈底消滅，富農的貪污也沒清算，而且他們還保存的完全是好地。貧苦群眾要求好地，在某些村幹部前面，不敢提出來。從這裏，工作團覺察到解決幹部脫離群眾問題，是澈底實行土地改革的先決條件，所以把犯錯誤最嚴重的白懷琮（曾任該村村長二年多，現任二區民政助理員），和農會幹事白治西，交由基本群眾處理。於三月十八至二十日，開了三天民主大會，許多群眾鎖上門，全家來參加，從來不參加開會的秦貴的白外老漢老婆等，也都每天到會，批評白懷琮不關心他們的實際困難，群眾因隣窯洞，氣得他碰破頭的事實。附近各自然村也每天平均有四十餘人參加。會上群眾痛切地批評了白懷琮、白治西的錯誤行為。

區助理員白懷琮 包庇富農假公濟私

「你愛地主老財，他們有白洋，你愛到他們家去吃串，誰的白洋不往你口袋裝，你就不愛他。」這是群眾對白懷琮一針見血的批評。晉西事變後，原閻偽「同志會」村秘書、富農白建綱，會以出借三斗糧食和花言巧語拉攏白懷琮，白懷琮四三年當村長後，竟任用白建綱管公糧。白建綱實際掌握了全行政村的財政，大秤進小秤出，每斤裏外貪污二兩，共貪污總數約一萬零八百斤，群眾對白懷琮包庇白建綱貪污，非常氣憤。在動員參軍工作中，白懷琮吃過好幾家賄賂，就免去這幾家參軍。平日誰得罪了他，他就會說：「公糧上見面！」中農裴根樸因為勞合作社少入了一股，他就對裴說：「公糧上見面。」加重裴的公糧。裴在四四年出三十八分公糧，四五年出三十一分，到四六年按通常產量，只出了十分。可是白懷琮自己地比裴多，四四年只出六分，四五年出八分，四六年因他本人不在，又按通常產量徵收，就出了十九分。四三年修邊區參議會大禮堂時，他嫌貧農白常鎖地裏的樹，蔽他地裏的莊稼，就強迫常鎖出三百斤木柴。常鎖不答應，農忙中被禁閉一天一夜，結果還是誤了鋤草，砍倒大樹，出了二百八十斤木柴。當時地主富農每家却只出四十到五十斤。他把郝家變賣的樹和楊子，無故霸佔去了；好幾家和他鄰近的地，被他擴展去了。外村人來支抗勤，他竟叫人家給他揀黑豆、摘棉花、挽穗穗，白給他受了半天，連口水也不給喝。他父親從來不服抗勤，他老婆在紡織中也佔別人家的便宜，村中買賣土地的，必須請他父親吃白麵，西害等村群眾怕得罪了他，也有給他送麥子、蕎米、白麵的事情。

壞作風下培養不出好幹部 農會幹事也成了欺壓群眾的人

一

白治西是在白懷琮思想作風下，「培養」起來的幹部，他憑着工作地位，調過六個女人。他曾對××婆姨說：「只要你和我好，保險你不吃虧。」果然，在操年中，他就私用農會幹事的職位，給××連買坪地二次，山地一次。××本來窯洞約住了，他又幫助給讓回一眼窯，群眾暗地諷刺他說：「誰覺得四佬佬（他的綽號大），誰有好婆姨，誰就能買地」，他還幫一個相好的女人，嫁得婚的弟媳（革命軍人的女人），常常沒吃沒穿。屢次參軍運動中，他設法包庇他的兒子，去年他的大兒報名參戰，他威脅他兒說：「如你參戰去，我就和你分家。」受他氣最多的是烈屬白萬千，這位老人抖擻着鬍鬚，斥責他說：「我大兒過秤也比你兒鋸，你硬叫我兒參軍，你兒却躲避下，我大兒犧牲了，我覺得很光榮！……。那年反掃蕩中，躲在山裏時，你不該吼喊我二兒趕緊下山，叫日本人又打死了……」還有不算，我兒剛叫日本人打死，你怕我的羊吃你高粱棒，又把我圈在你土窯裏的羊放出來，當晚叫狼吃了五隻，問來你老婆還逼我賠償你幾捆高粱棒棒，這些事情，你是抓了我的心。我兒在前方流血，我在後方淌血……」。老漢的怨恨感動了全場群眾。此外，他還和白懷琮合謀下，把不滿意他們的裴根樸、白緒璟二人開除出農會。

白等悔悟群眾寬大 處理幹部與群眾也進一步團結了

在群眾批評教育下，白懷琮、白治西才悔悟到自己給人民招了禍，痛切的作了反省。白懷琮說：「我做下這麼多灰事，不但對不起老百姓，而且對不起自己。」當群眾討論處分問題的時候，經過很大的爭論，但群眾最後對他們是寬大的。對白懷琮：一、撤職；二、罰苦工，給全行政村貧苦抗烈屬鋤草；三、公平合理的賠償他貪污了的財物和人工。對白治西，群眾說：「老漢六十幾了，只要他永遠改錯誤，只撤職，不處罰他。」只賠抗屬白萬千五隻羊，清理他保管的群田租。最後依群眾意見用選舉的方法選出齊等分配委員會的九個委員，準備徹底進行土地改革工作。

民主大會後，幹部與群眾開始一步團結，打破了過去隔心隔閡的狀態。譬如說：張家會作社短欠糧二斤花，過去不敢提，現在敢向幹部提了。村幹部白鳳堂說：「過去群眾怕幹部，不敢提意見，原來是咱作風不好，做什就打就嚇群眾，以後做甚要和老百姓商量，咱也給老百姓讓當，就團結在一塊了。」群眾和幹部意見隔閡消除，就齊心一致向地主惡霸鬥爭。

惡霸挑撥軍民關係

經群眾控訴後押送政府

（方山訊）二區班家莊惡霸背維林，挑撥軍民關係，被群眾揭露，送政府法辦。背維林與其家族背維漢（閻軍團長）在軍閥中混過十七年，到處害人，訛詐民財，群眾稱之為「土鄉紳」。最近我某部紛指薛林同志帶三個戰士在林村做附隊工作，其中有一戰士和背家是親戚，去背家數次，背全家即在此戰士面前說了許多不滿村幹部與群眾的話。又說「我們也是抗屬（其兒子在賀中學習），人家不但不優待，還欺負的可厲害哩！」戰士回去告給薛敵。薛偏信維林山親自去和薛林同志談了幾次。薛同志不了解真實情況，聽說對「抗屬也不優待」，就對村幹部有些不滿。一天村中開會解決抗屬背成富打了村黨中隊長、村主任的事情（背成富好吃懶做抽大煙，群眾很不滿），薛指導員臨到惡霸挑造調「打抗屬會」，立即帶上三個戰士到開會的地方去。當時群眾正咯吵背的不對，薛即在院中大發脾氣，群眾怕的都跑了，薛把村幹部也罵了一頓，村幹部也悄悄的走了。薛見群眾不滿，即帶上三個戰士移住背家墩（距此村十里）。第三天區委到班家莊做說服及復查土地工作，了解情況後，轉薛同志等找回，告說：「你上當了，背維林是惡霸」，並把村中情況告知。薛同志了解到是上了當了，在群眾大會上檢討了自己上當經過，向群眾承認了錯誤。群眾說：「這不能怪指導員，全是惡霸背維林造成的。」接着即展開了對背的控訴。鄰居毛則說：「我家的毛則被他霸佔去打了牆，咱還給大小便的個地方也麼沒！」又一些群眾說：「我們十

保德擴幹會揭發 崔茂森殺人罪案

已交二專署依法懲辦

（本報訊）保德擴幹會揭發現任二專署警衛科長崔茂森的殺人罪惡。崔茂森是保德縣異己份子，出身於崔家庭，他父親（富農）吸鴉片，綽號叫「黃海棠」，是誰也咬不動的傢伙。他本人在紅軍東渡時，曾受閻偽山「防共保衛團」訓練。犧盟會成立後，他隱瞞自己成份是中農，混入新軍隊伍為非作歹。四五年擔任保德區負責幹部，土柴塔群眾因打了村幹部，他把七個老百姓扣押區上，並謊稱王思良（邊區二屆特等勞英，曾任過區幹部）主使，係特務份子，當即把王打死，屍首投入黃河。為推脫責任，向外說：「王思良被扣後，畏罪投河而死」；對王媽家則說：「逃到河西」。一場人命案就此了事，上級也未追究。後調他到三區工作，因區公所丟了布疋，他說是地主收買，誣賴基本群眾為從犯，一下逮捕了四十二人。南河溝佃戶張滿倉減過富農崇園子的租，崇懷了存心報復，途誣告張滿倉偷人，他即命令民兵去捆，民兵不去，他就親自動手將張滿倉扣押區上。張氣憤不過，自縊而死。他更施設所謂「壞人」一（即對他不滿的人），檢到偏僻處打死，在他直接指使下，有六個人被殺死，造成各村群眾的恐怖狀態。他曾挑撥抗屬女人離婚。秦家寨抗戰軍人之妻秦貴梅，在區合作社織布，他就威逼和原夫離婚，和被服廠指導員結婚，他即從中騙取該廠破布一百斤，完全私吞。四〇年四大動員，貪污被徵收的金白洋百元、銀子十三兩。在四區工作時，藉口買衛向群眾「動員」白洋三百餘元，完全私吞。四五年冬他命令群眾把鬥爭果實集中區公所，他即貪污牛一頭、羊四隻、銀子十一兩。保德縣已將崔茂森的罪惡事實整理，交給二專署依法懲辦。

給烈抗屬分下房地 改嫁抗屬又回來了

（新華社雁門訊）代縣九龍村在土地改革中，具體解決了烈抗屬的困難。該村共有烈抗屬八家，生活都很困難。烈屬郝鬧老漢勞動很好，自家辛苦開了十多畝山地，生活仍不能維持，還得靠代耕幫辦。抗屬楊存立女人因無法生活，改嫁馬家村李雙保。這次解決土地問題中，縣區幹部親自和烈抗屬談話，先檢討了過去優抗工作的缺點，再徵求他們的意見。共給烈抗屬分配了好水地三十六畝半，旱地五十一畝、房窯十三間、大牛兩條、籽種一石九斗。郝鬧老漢分到水旱地各五畝、房子七間、牛半條及籽種三斗，他高興的說：「我見活着也閒不下，要我死也忘不了共產黨八路軍和衆人的照顧。」楊存立的女人，嫁過馬家，全村群眾開會教育李雙保，李雙保認識了娶抗屬女人不對，親自送回楊家。群眾又給她分下好水地三畝、旱地六畝、大房三間、口糧二斗、籽種二斗，她說：「我從前不知抗屬是光榮，衆人給我這樣解決困難，我再也不走了。」（蘇明家）

讀者來信

一、注意瘋狗咬人

編輯同志：

近來在興縣川裏，趙家川口和張家台二處已發現了瘋狗。趙家川口已咬死一條牛，張家台已咬了一個野牛。其他地方也發生咬死豬狗等的。希望各機關及各村村公所注意：發現村中或野外有瘋狗時，立即想法打死，以免瘋狗咬人。按，人被瘋狗咬傷後，即得一種「不治」之症——狂犬病，非死不可。現代醫學水平上，根本無良藥可治。唯一急救辦法是立刻用口吸出傷處的毒汁，或立刻用小刀子剜掉受傷之肉，這也許有救治的希望（但遲了一、二分鐘即不頂事）。識別瘋狗與好狗的區別：瘋狗一般的現象是身驅強直，尾巴拖拉着，頭朝奔竄，行路搖擺，狂叫暴吼。病狂的瘋狗也有不能叫動的。健康的狗則很活潑，無此現象。

許蘇崗

二、「有仇報仇 有冤報冤」口號不妥

編者同志：

我讀了三月廿七號報紙，孝縝某村發動群眾經驗中，有一句「有仇報仇、有冤報冤」的口號，我認為在我們解放區（特別是新區）用這樣的口號，來號召群眾是不妥當的。因為這種口號，沒有階級立場，會模糊農民鬥爭的目標和意識的。在新解放區，首先的工作應該提出：「反漢奸、反惡霸」，農民大膽起來，向封建惡霸地主漢奸鬥爭，「實現耕者有其田」，伸雪農民多年的壓迫。如果籠統提出「有仇報仇、有冤報冤」，這樣農民與農民之間，也可能引起繁多的冤仇事，那就會模糊與分散農民鬥爭的意志和力量，影響了我們階級政策的貫徹。因此這一口號，我不同意。（尚武）

編者按：尚武同志這個意見很好，應引起我們的注意。

大量割野草 解決了牛草困難

（偏關訊）去年歉收，牛草奇缺，據二區一般調查，最少的也要差兩個月。最嚴重的像李家咀子村，過年後就缺，去年的野草喂。據關附近各村也是如此。現草價已漲至二百元一斤（城內更大）。為解決這一困難，幹部們組織群眾割野草，如草垛山、黃龍池、十八盤三個行政村群眾，在前一月就開始大量砍去年的野草了，李家咀村有三個群眾，已砍下二千餘斤，牛草困難，得到解決。（殿夫）

宿遷某區羣衆游擊戰 粉碎蔣偽九路「清剿」

高寶地區軍民反「清剿」八戰八捷

（新華社蘇中三日電）（遲到）宿遷某區全面展開羣衆性游擊戰，粉碎了蔣偽四百餘人的九路「清剿」。二月二十八日，蔣偽進入區境後，當遭全區五個鄉四十餘游擊小組到處襲擾，游擊小組係各村幹部每人結合若干個翻身農民組成，殺敵熱情極高，或則抑個打響，隨時分散轉移，總纏住敵人，背打散兵，或則避開敵人正面，斜擊襲擾打擊各股敵人。蔣偽四面挨打，旋即倉惶潰退。戰鬥中，農民會計捉隊散兵，某鄉一農民見一掉隊蔣軍，即假殷勤的說：「國軍走累了吧？我是給你們帶路的，官長叫我來抑你」。說後，把他背在背上，到村後，羣衆乘機將其縛住。某鄉一五十多歲的老人，亦手執草繩，帶領三個徒手農民，捉住一個掉隊蔣軍。

（新華社蘇中三日電）三月六日起，蔣軍整四師九十旅二六八、二七零團各一部，配合土頑，開始對高（郵）寶（應）地區「掃蕩」，至三月十一日，先後侵佔陶家村（寶直港東南二十里）、時堡（沙溝西南七里）、沙溝等集鎮，構築臨時據點，實行「駐紮清剿」。該二縣軍民乃開展反擊，先後八戰八捷，以一無傷亡之代價，收復臨（澤）界（首）公路上王家帖及其他重要據點共三處，斃俘蔣軍一百六十餘名，繳加拿大機槍五挺、步槍九十餘支，其他軍用品一部，為反「清剿」打下勝利基礎。

魯西南蔣後人民游擊隊 戰鬥十六次殲敵五百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日電）魯西南蔣後人民游擊集團，自二月下旬至三月中旬，連續進行十六次較大戰鬥，攻克考城縣蔣軍重要據點呂閘等多處，俘虜偽保安旅副司令黃大肚子（前考城縣長）以下官兵三百四十餘人，斃偽副團長張迪吉以下一百二十七人，繳獲各種小砲四門、輕機槍三挺、長短槍二百二十餘支、汽車四輛、大米十萬餘斤，蔣幣一千三百多萬元。

山東各地組織担架運輸隊 長期隨軍服務

（新華社山東三日電）山東各地紛紛組織人民隨軍担架運輸隊，長期隨軍服務，協助華東人民解放軍加強野戰勤務工作。魯南、濱海等區已於上月底全部完成，不少地區並超過預定人數，如濱海、莒南縣劃撥區原訂計劃為二百五十人，而自動報名的青年男子竟達七百四十四人，超過計劃一倍。四月二日，山東解放區大衆日報以「建立隨軍運輸隊及担架隊」為題，指出長期的隨軍服務制度，至少有下列三個優點：第一，由於運輸隊担架隊長期隨軍行動：（一）民伕熟悉業務工作，效率可以提高；（二）民伕熟悉戰場情況，吸收戰場經驗，可以減少傷害損失；（三）部隊方面，因運輸隊隨時隨同行動，減少了缺乏民力使用的顧慮，可以安心作戰。第二，大大減少了浪費：（一）動員一個人，便可以收一個人的效力，動員一個，就有一個人可用，不像過去動員的多，實際用上的少；（二）一次動員組織好之後，只要注意衆個與補充，減輕了地方工作幹部的負担；（三）因為一人可頂一人之用，動員的人數大大減少，可以留下更多的勞動力從事生產。第三，民伕的生活，可以改善，家屬得到優待，減少了顧慮：（一）照規定隨軍担架運輸隊在戰役期間，其本身與戰士同待遇，換句話說，除伙食供給等改善之外，公家還負責供給衣服鞋襪，生活得到改善；（二）隨軍担架運輸隊在服役期間的家屬，照軍屬待遇，得到地方上之優待，因為人數減少，當然可以得到切實照顧；（三）因為長期隨軍，部隊的照顧也必然比較親切。

西康民變武裝 建立廣大農村根據地

設有「西康政治革新委員會」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據文匯報三月八日載：西康民變武裝已建立廣大農村根據地。民軍自放棄天全、蘆山、榮經、寶興等縣城後，即轉向周圍廣大農村挺進，城周十里外之地區，完全為民軍控制，一部並竄以至川康邊之名山、洪雅一帶。現該省民軍除設有總司令部及其下七路司令外，兼組有一「西康政治革新委員會」。按西康民變部隊號召「農民自衛軍」，以陳啓武為總司令，李元亭、趙國輝為副總司令，共分七個旅，曾先後佔領上述各縣城，並提出「組織人民政府」口號。

晉冀魯豫邊府發言人 控訴蔣賊製造黃災

呼籲聲討禍國殃民之罪魁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日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發言人發表談話，控訴蔣介石製造黃災，呼籲全國同胞及全世界正義人士同申義憤，聲討禍國殃民之罪魁。原文如下：蔣介石已於三月十五日堵死花園口，全部黃水滔滔東流，猛冲豫冀魯各縣故道，嚴重之災情已現，而殘破之堤岸猶在蔣軍繼續破壞中，轉瞬桃汛即至，前途災難，令人殊不忍言。

僅據十數日來片斷消息，二十一日水深處已達兩丈，寬達三里許，水勢上漲不已，一部份地方已溢出河槽，情狀危急，張秋縣境之邵莊、前村等三十餘村，范縣之邱莊、鄧晉索等七村，壽張之孫莊、賈家廟等村，均被淹沒，許多村莊已水過村邊，平陰四區淹沒村莊十二座，毀良田六千三百餘畝，房屋三千餘間，損失糧食三百八十餘萬斤，至渤海全區，則已淹良田十七萬畝。現河床內六十萬居民，大部陷於無家可歸，黯慘憤恨，不可終日，而各處險工復連遭轟炸，壽張之張莊險莊等處堤堰沖塌三度，范縣之李堆、周集、紅廟、龍口、鳥龍譚、[illegible]之十里舖、李橋等險工，岌岌可危，一旦崩潰，沿河三十餘縣七百萬人民之生命財產亦將不堪設想。

溯自去年南京談判之後，我解放區民主政府動員數十萬人民，竭力復堤，排除萬難，完成全部工程五分之四，而蔣介石不僅毀棄歷次莊嚴協定和諾言，且採用各種卑鄙手段，野蠻手段，阻撓破壞我復堤工程。這裏略舉一下蔣介石的罪惡。

自去年三月至七月，蔣介石縱使其特務捕殺我修堤員工二十四名，其中長清修防段段長張興農及工程師等六人慘被亂刀砍成爛醬。去年八月，復結合軍事進攻，大肆劫奪我修堤物資，僅第四修防處存放荷澤、曹縣一帶者即被劫去麻繩四十九萬斤，鐵絲十九萬兩千餘，秫料一百萬斤，木椿七萬根，汽油機油三十桶及麵粉二百餘萬斤，而其他各地蔣軍搶掠拆毀，我先後損失約達三四十億元之鉅。

蔣賊首次偷掘引河放水後，水流系壽張東平等地，彼時天寒地凍，災民在冰水中搶救財物，趕修河堤，凶致凍死累累，倉擴大良田所種冬麥淹沒於洪水之中，僅東平縣境，即損失二百餘頃。蔣賊猶以爲未足，更出動其美造飛機，逐日飛赴沿河各地輪番轟炸掃射，綿續約兩月之久，炸燬堤壩險工器材極多，在[illegible]十里舖，於二月僅三天內，即轟炸×次，該處修險材料全毀，並至我們作修堤救生之船於大小木船五百隻，亦大多遭炸毀，修堤員工與森近堤岸行人被轟斃者，尚不完全統計，已達百餘人。

由於以上種種情形，更兼蔣軍之進攻，則背信違約，拖欠工款、工糧及救濟等費，至使今日尚有險工三十七處未完成，一百二十里河堤未修復，二百里堤岸倘單薄，而接近蔣佔區之三百里堤防，更屬無法修復。

現在黃災已成，而[illegible]愈趨瘋狂，[illegible]堤壩及搶險人民。十七日，范縣之孫口險工被炸起火，全部焚毀，十八日，[illegible]打撈財物之民衆，亦被蔣軍槍砲傷亡六十五名。二十三日，蔣軍七十二師向我鄆城北黃河對岸之蔡和莊等集中轟擊，破壞大堤四十餘里，黃水湧出缺口，我黃委會搶修，復遭砲轟。

蔣賊不依復堤即行放水，又以飛機大砲阻我搶救，對此滅絕人性之劊子手，我們[illegible]，僅向全國同胞及全世界正義人士，作嚴正的控訴與聲明。

我們完全擁護解放區救濟總會主任委員董必武先生本月二十四日之聲明，對蔣賊滔天罪行，我們解放區人民保留[illegible]及即臨之損失。（下缺六十餘字）

台人轉入鄉村抵抗 白崇禧狂言嚇不倒人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據中央社一日訊：前往鎮壓台灣人民自治運動之蔣記「全權大使」白崇禧，非法捕殺台灣人民自治運動領袖與群眾七十餘人後，於離台前，又揚言將對一切「叛亂份子」「依法嚴辦」與「明正典刑」。日前「宣撫」台灣時，白崇禧曾誣爲台胞之要求自治運動係「受日人奴化教育所致」，並要台人接受他的所謂「祖國文化」（按即武力「征服」）。但此類帶恐嚇性之血腥狂吠，對台灣人民的民主運動並無任何影響，現人民武裝正轉入鄉村，從事抵抗。蔣記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等正叫喊「嚴格實行清鄉，收回民間槍械」，而白崇禧亦不得不承認「台灣尚在緊張時期」。

—美軍視察組賽爾斯稱：— 我自延撤退秩序良好 任何物品均無遺存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據益世報載：前駐延安美軍觀察組賽爾斯於上月十五日接晤北平中外記者時稱：「延安此種主要撤退工作，於某一時期開始，且其秩序非常良好，中共在延安，任何物品均無遺存」，醫院及無線電設備亦皆運至新某地」。談及中共士氣，賽氏稱：「根據余在延安五個月之經驗，並未感覺中共士氣有何改變」。

李太昌同志英勇犧牲 已被追認為模範黨員

（新華社華東前線電）華東人民解放軍某部野戰師某團中共黨委會，頃追認該團一營二排排長李太昌同志為模範共產黨員，並命名一排為「李太昌排」。上月二十六日，李排長率部在[illegible]公路西側之鵬子山阻擊自吐絲口北竄之蔣軍十二軍，與蔣軍在四小時內，擊退蔣軍一個團兵力的四次衝鋒，殲敵六十餘名，陣地屹立未動。李排長於戰鬥開始時，即負傷數處，仍堅持不下火線，並提出鼓動口號，當該排奉命轉移時，李排長留在最後掩護，又殺敵數名，不幸英勇犧牲。

蔣軍破壞修堤工程 群衆憤起武裝自救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日電）[illegible]縣）一帶蔣軍，大肆破壞黃河修堤工程，三月初旬，蔣軍在壽張楊集河堤邊，阻止羣衆修堤，並將木椿千餘根、秸料三萬餘斤全部焚燬。廿五日，蔣軍又將該縣修防段所存秸料及尚未紮成之堰石船隻全部燒燬，並將[illegible]投入火中，阻止居民搶救。修防段購存的一千五百斤鐵釘及六百餘斤白油，均被搶去。沿河居民痛恨萬狀，自動拿起武器自救，[illegible]（距楊集十里）等地出擊蔣軍，已被修堤羣衆擊退。

新華社鹽阜分社記者 錢毅同志英勇犧牲

（新華社蘇中電）名文學家阿英長子本社鹽阜分社記者錢毅同志，於本月二日在淮安南石塘區採訪時，在突圍中不幸被蔣軍俘去，後英勇犧牲。[illegible]

[illegible]

劉尚勤同志怎樣鞏固解放戰士

王群生

劉尚勤同志，是某部二連擲彈班副班長，原在閻軍三十二軍當下士，前年八月從平魯豐埠戰鬥中解放過來的。他對於鞏固解放戰士，做了很多工作。

「我比你們早來幾天」

當新戰士剛到他班的時候，他就細心地誘導他們，並解釋說：「我也是勾子軍那邊過來的，不過比你們早來幾天，八路軍對待俘虜和自己的同志沒有兩樣……。八路軍是人民的隊伍，是替咱窮苦人辦事的，現在世界各國都有共產黨，中國到處有八路軍，反動派的壽命不長了，你們好好幹下去吧，當八路軍是光榮的。……你們初來，有什麼不了解的，有什麼困難，隨時來找我。」

處處關心新戰士

有一次，他看見一個新解放戰士，沒有襯衣穿，就把自己的襯衣送他，晚上他又把自己的被子，讓給新戰士蓋，叫他們睡在熱的地方；打飯打菜，他跑腿的時候多，短少碗筷的時候，讓新戰士先吃。行軍時，他怕新戰士喝冷水，就跑到老鄉家燒水給他們喝。擦槍筒經常由他擦洗，別的勤務公差，多半也是他自己幹或者參加着幹，新戰士看到副班長工作在先，享受在後，也都自動地積極工作，並說：「咱副班長一個人頂幾個人勞動，咱們坐着不動，怎樣好意思。」

「同志！你為什麼不快樂了」

文水戰役解放過來的兩個戰士，成天總是悶悶不樂，他找他們談話：「同志！你為什麼不快樂了？你有什麼問題請告訴我，我儘量幫助你解決。」談話的結果，發覺他們想回家，因為家中生活困難，他告訴他們說：「八路軍優待抗屬，家中的生活，政府會給想辦法。」不用掛念。」同時，他又把這兩個戰士的事情報告給指導員，請上級轉請政府，照顧他們的家庭。

「開小差，對不住副班長」

臨縣解放過來的三個戰士，有兩個思想上動搖，動員齋生桂一塊兒開小差，齋生桂想到在勾子軍，班長天天叫當兵的侍候，稍不如意，便要打人罵人，八路軍的副班長，反侍候當兵的，副班長待我們不錯，開小差怎對得起他。齋生桂不但自己很堅決，還說服了那兩個動搖的戰士。同時把這件事報告了副班長，劉尚勤同志便召開全班會議，大家提了意見，動搖的新解放戰士，就覺悟了。

擲彈班裏，有幾個是解放過來的，在劉尚勤同志的幫助下，都變的很好了，去年三月，劉尚勤被選為全連模範工作者，今年全團的群英大會上，經民主討論，又被選為甲等模範工作者。

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英勇前進！

——答覆斌超弟弟——

關鍵

三月四日，接到我弟弟斌超從延安來的一封信。字寫的很好，內容是這樣的：

斌魁同志：

我接到了你十二月十五日的來信。

蔣介石圍攻延安，邊區的同志都非常氣憤。機關也成立了共幹自衛軍，將老人小孩女同志等疏散了，每一個同志都懷着與蔣軍拚一場的決心，每人都有防備傘兵的任務，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雖然沒發步槍，卻找了一支紅纓槍，不能到火線，可是也準備殺敵兵。反動派到了延安，我一定要親手殺他幾個，才解心頭之恨。

現在蔣軍已轉入被動，我們轉入主動，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我們。斌魁哥我早就見到了，他在中央印刷廠排字，他很好，請放心！我不會想家的，想家是沒用的，我要好好工作，加油學習，來支援前線、消滅敵人。我們要在毛澤東旗幟下前進！請放心我。此致

崇高的敬禮！

弟斌超　一月七日

這個孩子今年十五歲，是在日寇投降後，因不堪忍受蔣閻的黑暗統治，看不慣蔣美反動派的橫行霸道，隨上我的母親和妹妹，渡過平漢，正大雨綿綿，跋涉千山萬水，歷時月餘，離開故鄉北平來到晉綏解放區的。

我才從汾陽前線回來，一天正在吃早飯，他進來了，他的體格較前長高了，也健壯的多了，闊別了八年之久，乍見而有些不認得了，後來才看出他幼年的輪廓來。當時我一個人住在一座窯樓上，他前後住了八天，在我工作時間，他一人在做體操或蹦跳，口裏還不知叨嘮着些什麼？有時看見他走[illegible]現在他不多說話，卻[illegible]好動了。

一天，他告訴我說：「我一定要去延安看一下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所以我要離開父母兄妹，要求去延安學習。」我笑着點了點頭。

他起程向延安走後的那天上午，我在屋裏發現了他寫字的一片紙，字跡已很模糊，是一首很幼稚的舊詩：「×××人歸少年志氣高，××××稱英豪，[illegible]殺敵人，一刀一個不饒。」（我忘記了這個字）當時我想他倒是個孩子，[illegible]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很濃厚，但我相信他在集體生活[illegible]以後，會變成人民事業當中的[illegible]。

今天，我們別了一年多了，中間雖有書信來往，但大半限於寒暄和彼此關切。我所盼望的信終於來了，從這封信裏，我看到：在無產階級政黨的教育培養下，小弟弟也進步與成長了，我是如何的高興啊！

親愛的超弟，鬥爭吧！蔣胡匪軍的魔爪伸入延安這民主的聖地，人民是不能饒恕他的，一定要把它打出去。把你「單刀要身一的勇氣」，變成人民大眾的意志吧！你今天拿起紅纓槍和廣大人民，和無數的同志一道去戰鬥、工作的時候，你就會更多的體驗到人民力量的偉大。我放心你，我看了你的來信如同見了你，我要求和你進行革命的競賽，用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來支援前線，消滅敵人！我們要共同在毛澤東旗幟下勝利前進！

副刊

生產加工

五寨　郭森林

工房加工，
平常發生，
一個晚間，
完成二千，
拿出試驗，
一顆生炸百片，
靈活輕便的炸彈，
出在工人們的手上；
——
趕快送上前方，
叫戰士見了喜歡，
轉開[illegible]，
嘿嘿老子的鐵蛋。

綏蒙騎兵戰鬥故事

余杜白

我綏蒙騎兵堅持了艱苦的戰爭，在敵後廣大的農村中，向偽頑軍作着英勇的鬥爭。

塞外大地冰封，騎兵在冰雪茫茫中行動，戰馬首尾相銜，戰士們背着馬槍大刀，穿着皮衣皮褲、氈鞋、帶着毛帽，在草原上奔馳，在草原上戰鬥。

下面是騎兵旅一個連的幾個戰鬥故事，與戰鬥場面，從連長到戰士，都騎着白馬，人們都習慣了叫他們「白馬連」，他們平均一個戰士已殲敵近十人，他們所繳獲的步槍，足夠裝備比他們多幾倍的人數，而繳獲的重武器，足夠裝備一個團還要多。

（一）六勇士開路前進

去年十一月後半月，傅部從歸綏開出來兩個步兵營（暫十師的）和二三百騎兵，向歸綏東北、武川東南一帶「搜剿」我軍。

三十號那一天在聚佐寺，他們遇到我八路軍了，八路軍騎兵一個鷂子爬上了山。敵人在村西北和西南兩面的山頂上佔領了陣地。

我指揮員用望遠鏡看了地形和敵情，決心殲滅這股敵人，但時偵察後發現那二三百騎兵後面還有步兵。村西北的山頭是敵人的主力，地勢也最險要，上級命令要白馬連攻佔這個山頭，掩護其他各連前進。李連長把這個任務交給二排長，二排長帶了隊伍，從山背後繞過了敵人的火力圈，到了與那山頭相對而又靠近的一個山梁上。排長和戰士都下了馬，把幾十匹馬子交給幾個同志看着。排長說：「脫皮衣，沖鋒！」大家把皮衣脫在山坡下，就爬上去了。

擲彈筒向敵人的陣地開砲，相隔不過二百米遠，一砲打在敵人的人叢中，又一砲，打在機槍陣地上，一連三砲，沒有落空，敵人慌了，我們的排長喊：「排副帶着五班沖鋒！」排副帶着五個人，一個箭步就跑了一百來米，敵人右側的火力開始掃射過來，六位勇士就地躺下，取出了手榴彈，拉開火繩，套在手指上。「轟」！像六隻猛虎一樣，勇士們一骨碌爬起來，一轉動就到了前面敵人佔領的山頭上。幾個放哨的家伙抱着一挺輕機槍就跑，六勇士也就緊追下去。

可是，意外的情況發生了，排長發現山坡底下，不是騎兵，而是步兵，那六個勇士，竟孤單一衝到敵人的窩裏去了。排長大聲喊道：「回來，回來，不要追了，小心側面的敵人！」

我們的六勇士扭頭一看，一簇簇黃色動物都在那裏匍匐前進，相隔不到二十米，形勢已太危急了，副班長張海生向敵人群裏擲去一顆手榴彈，機槍一陣手榴彈，敵人不動了。只聽見那個頭頭在嚷道：「媽媽的屁，衝！誰不衝就打死誰！」於是敵人又衝過來，六勇士又用手榴彈打了回去。這時，我後面的一排人都衝上來了，對面山上的我軍也開始衝鋒了。

郭萬金是七月裏從陶林起義過來的，他在我軍[illegible]一切，不知道[illegible]，手榴彈打完了，竟坐在山頭上端起步槍射擊，瞄準着那個軍官，一槍打倒了他，我們的士[illegible]自己的肩上也帶了[illegible]，他後來才知道的。

指揮部見敵人已亂，命令騎兵上馬，從北面迂迴過去，繞到敵人的陣地，衝到山裏去。山下敵人抵擋不住，[illegible]正好來一個猛虎吃綿羊，騎兵的大刀一閃，敵人跪下一簇簇，抱住頭，哀告饒命。一個一個都被捉了活的。

可惜的是敵人的騎兵，見勢不對早溜掉了。還有一部份步兵也到村裏，[illegible]，到黃昏才勝利結束。

這一次，是騎兵戰勝步兵的光輝戰例，而由六個勇士開闢了勝利的道路。這六個勇士的名字是：二排副陳伯行、五班長李八錢、副班長張海生、戰士郭萬金、吳占奎、石生群。（第一段完，全稿共三段。）



百日咳的經過和治療及預防法

昌沂、黎平

百日咳是一種流行性傳染病，冬末寒初時最易流行，六歲以下的兒童患得多，女的較男的多。得病開始的徵狀：小兒稍微發燒，沒精神，不想吃飯，以後就發生發作性的陣咳，晚上比白天咳嗽多，重者一日夜發作五六十次陣咳，咳嗽劇烈時吐粘痰，顏面很快消瘦，此時如治療不當，往往會發展成肺炎及肺膜病，那就有死亡的危險。

治療辦法：在發燒時服阿斯匹林，陀氏散，用鎮咳藥劑的製劑之沙坡因，加少量阿片末，用量：根據小兒大小而定。用中藥治療也有效，方用百合固金湯，現將原方介紹如下：

生地二錢、熟地三錢、麥冬錢半，貝母、百合、當歸、白芍、元參各一錢，桔梗八分，水煎空心服下。重者連服三劑，輕者服一劑即可痊癒（三歲以下小兒藥方減半）。在中醫上說：此病是腎臟水虧（亦即血虧），火炎灼肺部，肺受火邪而發嗽，此方是滋陰血，涼肺臟的功用，所以能奏效。

預防法：健康小兒與患病小兒必須嚴加隔離，寒天風大不要讓小孩出去玩耍，衣服不要太熱，並注意飲食和衛生。

送給一雙鞋

穆弗

席有強是賀中二部的一個小學生。一天他在村口放哨，遠遠地看見軍幹校的一個通訊員，打着赤足走路，當他看着通訊員走近來時，席有強小同志很關心地問他：「這樣冷的天，你怎麼赤着腳跑路呢？」

原來軍幹校通訊員同志是給休養所送信去的，他因爲趕路，渡河時沒留神，把鞋子陷入泥坑裏拿不出來，所以赤足跑路了。

席有強叫他在村口等一等，便飛也似地回到班裏，把自己的鞋找了一雙，急忙地又跑出來，給通訊員穿。當時通訊員同志很感動，但又過意不去地對席有強說：「小同志，這怎麼好哪！」席有強笑眯眯地拍着通訊員的肩膀說：「你穿上吧，咱們都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咱們是一家人呀！」通訊員把鞋穿上，對席有強小同志敬了一個禮，又匆匆趕路送信去了。